

镜子 另一面

那些女性
和那些电影

another
mirror



程远征 著

龍門書局

另一面 镜子

那些女性
和那些电影

another
mirror

龍門書局

程远征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另一面镜子:那些女性和那些电影/程远征著. —
北京:龙门书局, 2012.5
ISBN 978-7-5088-3625-6

I. ①另… II. ①程… III. ①电影评论—世界
IV. ①J9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8028 号

责任编辑:周勤 韩美钊 丁小静 / 责任校对:杨慧芳
责任印刷:华程 / 封面设计:杨绍谄

龍 門 書 局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新世纪书局策划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新世纪书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6 月第一版

201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32 开

印张: 8

字数: 292 000

定价: 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先谈谈自己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所谓“女性电影”，本书中的设定范围跟很多相关书籍是一样的，就是由女性导演执导，以女性话题为创作视角，带有明确女性意识的电影作品。

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是以兴趣为出发点和动力的。

当时，我对法国导演瓦尔达迷恋得不行，觉得她的状态代表了一种最理想的女性生存状态。几乎每次给学生上课，在讲到法国电影史的时候，我总要像个超级粉丝那样，对这位新浪潮的祖母不吝赞美之辞。

平时对女性导演作品的关注也是我写作的重要动力。在我看来，很多“女性电影”会给人带来一种清新感，在这个宣告“历史的终结”的时代，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这些女

性电影作品不仅刺激了我们麻木无聊的神经，也让我们再度拥有了那种沁人心脾的艺术感受。

还有就是对自身女性身份的认定，这是一个大问题。对个人来说，就是所谓的“安身立命”；对女性的整体境遇来说，则是一个对当前社会很多价值体系的清理过程，恐怕无法脱离“前现代文明”、“现代性”、“第三世界”和“消费社会”等这些西方“大叙事”的话语。虽然，或许“安身立命”也可以不考虑“大叙事”，而对女性而言，那些宏大的命题反过来也可能构成了一张新的权力网络，女性在其中仍旧被异化，或者仍旧“并不存在”。

尽管如此，还是得去了解，去呈现，去讨论。

在写作过程中，随着对不同影片的深入，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女性到底是什么，到底有没有一种可能，使得女性可以避免“大叙事”的陷阱；东方的社会价值体系，在这中间能提供一种什么样的参照？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弄得十分清楚。但是无论如何，我对女性的认知还是更加贴近自己的内心，而这内心，也许是每个人都必定无法逃脱的“自我”。

在怀孕三个半月的时候，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把《沙罗双树》作为全书的收尾影片，个人觉得十分圆满，因为我喜欢影片里面体现的对生命的热爱。

在本书中，我尽可能使得选择影片的范围更广阔些，但是由于片源和精力所限，最终还是显得比较集中。再者就是一些经典女性影片，已经有前辈老师做了非常好的评论，并且影响颇深，我就不再班门弄斧了。

之所以将书名确定为《另一面镜子——那些女性和那些电影》，就是希望通过对这些影片的介绍和分析，为读者提供更多的视角，为大家理解这个世界和自身，提供另一种可能。

程远征

2012年3月

01

是谁制造了克莱奥？

《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

001

02

自由，只是自由

《流浪女》

015

03

沉默，一种黑暗的技能

《钢琴课》

031

04

创造一种“女性时间”

《让娜·迪尔曼》

043

05

身体，一个我想逃离的场所

《姐妹情色》

057

06

第三世界女性的命运寓言

《女人三部曲》

069

07

让我们堕落吧

《雏菊》

081

08

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我”

《奥兰多》

093

09

对男性欲望说“不”

《伤心的奶水》

107

10

不靠男人的日子

《安东尼娅家族》

121

11

“女性情谊”是这样炼成的

《一见钟情》

133

12

杜拉斯式的断裂与否定

《娜坦莉·葛兰吉》

145

13

女性作为平衡者

《天水围的日与夜》

159

14

当女性进入象征秩序

《德国姐妹》

171

15

女人一旦“真实”起来

《无穷动》

183

16

不能到达的救赎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201

17

影像之“巫”

玛雅·戴伦的先锋影像

215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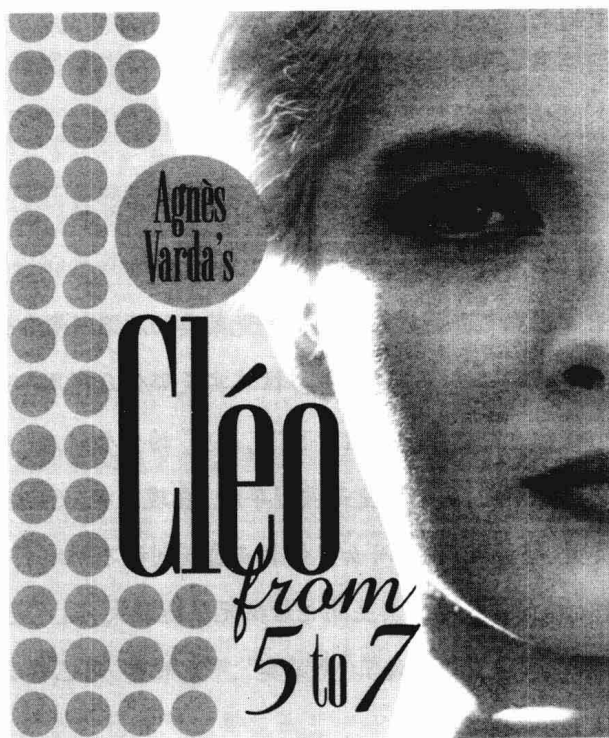
颤动的女性视角

《沙罗双树》

231

是谁制造了克莱奥？

——《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



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

导演：阿涅斯·瓦尔达

Cleo from 5 to 7

主演：柯琳妮·玛钱德

制片国家/地区：法国 / 意大利

语言：法语

上映日期：1962 年

片长：90 分钟

又名：《五至七时的奇奥》

影片中的女主角，电台歌手克莱奥的原名叫弗洛伦斯，但别人都叫她克莱奥·帕特拉。克莱奥·帕特拉其实是那位众所周知的埃及艳后的名字，这个被赋予的名字充分暗示了“克莱奥”的个人状态：为了迎合男权社会的审美需要，她的真正感受是被剥夺的。在现实中，女性经常被划分为几种特定类型，供男性消费，而女性的真正自我则被不断地弱化。对克莱奥来说，这种自我的丧失感在其生病之后被无限地放大，这也是她焦虑的最核心原因。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克莱奥”，“克莱奥”跟巴黎这个城市的恐惧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联系？

是谁制造了克莱奥？

——影片《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

在回答为什么拍摄影片《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时，阿涅斯·瓦尔达给出的答案是：表现巴黎的恐惧。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很多年轻导演都在表现巴黎，而且大多采用纪实风格。在他们的镜头里，巴黎是生机勃勃的，也是压抑晦暗的；是浪漫轻快的，也是放纵堕落的。在这些“新浪潮导演”的作品中，巴黎总是体现出一种与传统“品质电影”不同的独特风格。当时法国社会正处于动荡不安的阶段，比如战争之后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崩塌；经济复苏和消费社会迅猛发展；存在主义学说成为流传度最广的哲学理论；国内的政治分歧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达到顶峰；“左派”思想对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造成冲击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焦虑和躁动的情绪中，对疾病的态度则反映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深层次恐惧，比如，癌症这种疾病往往被看做压抑或者诅咒的结果，与战后繁荣的物质生活相对应，被赋予很强的神秘色彩。

影片《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完成于 1962 年，阿涅斯·瓦尔达选择了一个疑似癌症患者作为主角，对她在诊断结果出来之前两个小时的状态进行呈现。整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几乎与影片本身的时间长度一致，这使得影片带有一种纪实的风格。对女性来说，生病不仅意味着生命受到威胁，还意味着自己的形象要被改变，在某些时候，后者更

不可接受。从女性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身体是性别政治的重要表现，女性的身体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受到多方面权力的影响；而本片女主角的职业是一名电台歌手，作为一名置身于大众文化背景中的女性歌星，其身体无疑具有很强的公众性。

影片中的女主角，电台歌手克莱奥的原名叫弗洛伦斯，但别人都叫她克莱奥·帕特拉。克莱奥·帕特拉其实是那位众所周知的埃及艳后的名字，这个被赋予的名字充分暗示了“克莱奥”的个人状态：为了迎合男权社会的审美需要，她的真正感受是被剥夺的。在现实中，女性经常被划分为几种特定类型，供男性消费，而女性的真正自我则被不断地弱化。对克莱奥来说，这种自我的丧失感在其生病之后被无限地放大，这也是她焦虑的最核心原因。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克莱奥”，“克莱奥”跟巴黎这个城市的恐惧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联系？

1. 宿命感——“疾病的隐喻”

在影片的开头，画面内只出现了塔罗牌和不停洗牌、翻牌的两双手，通过画外音的对话，暗示出克莱奥正在请一位老妇人为她占卜，而占卜的老妇人通过塔罗牌揭示出克莱奥目前的身份和状态，其中包括疾病给她带来的威胁。当镜头切换到老妇人和克莱奥的脸部时，画面从彩色变为黑白。彩色的画面属于塔罗牌的世界，一旦进入现实生活，画面便呈现为黑白色。彩色画面与黑白画面的对比，从视觉上显示出彩色画面的强悍和黑白世界的无力——一个人无法对抗自己的命运。直到影片的结尾处，命运对克莱奥的判决也没有被揭晓：克莱奥只是被告知不要太担心和先进行两个月的治疗，医生并没有点明她是否患了癌症，命运看起来仍旧强悍和不可知。导演瓦尔达非常擅长在自己的电影中表现一些非典型性的情节和暧昧多义的结局，并且始终避免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明显的因果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表现方式也显示出对男性所代表的理性世界的反抗。塔罗牌代表的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女神，就像癌症往往毫无征兆地到来。但是人类既不能按照理性的方式去分析它，也不能企求完全解读它。

这样的宿命态度带有典型的女性色彩，反过来也是克莱奥人生道路上的制约性因素。除了生病时会去占卜病情，克莱奥的各种行为也被带有宿命色彩的规则所限制。比如，周二换新装是大忌，所以她买好的帽子不能立即戴上，只能让店家送到家里；女朋友的包掉到地上，镜子碎了一地，使克莱奥情绪大坏，因为她觉得那象征了死亡。克莱



奥跟助理说，可能她死了男朋友也不会难过，助理却告诉她不要胡思乱想，更不要挑战命运。

在人类历史上，疾病不仅意味着身体的败坏，还经常被附加很多其他意义。疾病代表了人体内部环境的失衡，在某种意义上，生病就是一个初始的自我被一点点异化的过程。而在现代社会中，癌症往往被看做是个体压抑、无力和背离自我的结果，并且跟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桑塔格曾说：“当城市事实上还未被看做是致癌环境前，城市自身就已被看做是癌症——是一个畸形的、非自然增长的地方，一个充斥着挥霍、贪婪和情绪的地方。”^[1] 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欧洲，个体这种内在的不安情绪是非常强烈的。对克莱奥来说，这些疾病的隐喻强化了她的宿命感，并使她产生了自我厌弃心理和对周围世界的怀疑，克莱奥觉得自己受到了诅咒。

2. 男性的凝视

作为一名电台歌手，克莱奥被大众消费的是自己的声音，但她的外表也由此受到大众文化的制约，因此，克莱奥会主动按照男人喜欢的样子打扮自己，使自己成为“被观看”的对象。克莱奥不自觉地按照男性看待自己的目光来看待自己，把自己物化成一个美丽的标本，使得自己被无所不在的男性的凝视所控制。在影片的开头，克莱奥从占卜老妇人的家里走出来，在楼下看到一面镜子，她望向镜子里面的

[1] 苏珊·桑塔格著，《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自己，喃喃自语：“美丽的蝴蝶，不要匆匆飞走”，这目光跟男性对她的凝视目光是一样的。对男性来说，美丽标本式的女性对他们的吸引力在于她们没有威胁感，而且可以满足他们的想象，是欲望的安全投射对象；而对女性来说，要想取得男性的喜爱，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自我物化，成为美丽的标本，以满足男性凝视的需要。克莱奥无法像自己做人体模特的好友那样，坦然地把自己暴露在众人的目光之下，因为她担心身体上的弱点被男性的目光所发现。在影片中，不同的镜子出现在不同的场合里，用以反映克莱奥在自我认知方面所产生的变化，不同镜像中的克莱奥，心态也是不同的。克莱奥渐渐地感知到自我的虚妄，她所迷恋的自我不过是无所不在的男性凝视下的女性客体，所以，克莱奥决定一个人出去走走，她把头上的假发摘下，穿上黑色的衣服，戴上不合时宜的新帽子。

对克莱奥来说，在所有的男人中，对她形成最大束缚的便是那位优雅、慷慨、善于交际的男朋友。每次在他面前，克莱奥总要表现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或者说，表现出男朋友希望看到的状态。而这个男人却从来没有了解过克莱奥的感受，不仅由于他总是很忙，还因为他似乎并不愿意花费时间来触及克莱奥的内心。克莱奥的男朋友属于上层社会的人，他为克莱奥带来的压迫是双重的，除了性别压迫，还有他所代表的阶层的生存准则。另外，造成克莱奥自恋的最深层原因是她没有真正的欲望投射对象，情感被长期压制，这是女性长期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结果，她们只能从男性的目光中学会如何看待自己，最终造成了女性爱的能力的丧失。所以，克莱奥的痛苦就在于她发现了自己内在的巨大空洞，以及造成这些空洞的原因。